

一个工程师的诗与远方

本刊记者 朱芙蓉

诗词是照亮我前行的光和电，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是我的初心，我将坚持热
爱与初心，跨越山海，奔赴远方。

——申昊

追寻热爱，
步履不停

成为《2024 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后，申昊的生活有了些许变化，但又仿佛没有变化。当波澜归于平静，申昊很高兴自己回归到原本的工作和生活。

兴趣初探

诗词大会总冠军与海外工程参建者，两个毫无关联的身份集合在申昊一人身上，不禁让人好奇他的成长经历，究竟是他天赋异禀，还是家庭熏陶和培养？

“也许天生对诗词有种亲近感。”申昊说，自己在儿时就觉得“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样的诗句有一种音乐美，琅琅上口，“其实并不懂写的是什么”。

小学低年级时，一本薄薄的拼音配图版古诗词陪伴了他整个暑假。“这本书有些印刷错误，

有些诗有错漏，我们就自己找个字把诗填上；有些页只印了图没有印诗，我们就填上一首诗跟图搭配。”多年过去，已经记不清书中具体有哪些诗，但跟小伙伴一起背诗玩的经历，成为他与诗词邂逅之初的美好回忆。

申昊的父亲是初中语文和历史老师，喜欢读书，申昊耳濡目染地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阅读领域广泛，对科学和文学都有兴趣，直到现在，闲暇时申昊常常在家读书。

申昊还记得，他在书店买的第一本书是《千家诗》，最初的诗词积累也来源于此。在五年级学校举办的背诗比赛中，申昊背下100多首古诗，尽管数量不是全校最多的，但从此诗词成为他长久以来的爱好。

申昊笑言，儿时背诗主要停



申昊

1988年出生于江苏，2010年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2016年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现为中国机械工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国机工程集团）总部员工，主要从事“一带一路”工程项目建设，参与了巴基斯坦尼鲁姆-杰卢姆水电项目和巴基斯坦国家电网调度系统改造项目三期的执行工作，并曾于2017至2020年期间在巴基斯坦执行常驻任务。这些项目的建设，缓解了巴基斯坦用电紧缺的问题，极大带动了当地就业，改善了民生。2024年5月18日，获得《2024 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



申昊的书架（部分）



留在背诗本身，对诗词背景、典故、情感并没有深入了解，反而背得越熟的诗就越不了解。“因为太熟悉了，长大后反而不会去细看，有时候不经意地想起某一句，才猛然领悟到其中的含义”。

高中时，申昊开始喜欢杜甫的诗风，直到现在，杜甫也是他最喜欢的诗人。“杜甫让人感动的一点是，在自己非常穷困潦倒的境地下，仍然怀有家国情怀。这也是杜甫吸引我的地方。”

清华进阶

2006年，申昊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清华深厚的人文积淀，为年轻的申昊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课业之余，他喜欢去图书馆，也喜欢逛书店，翻阅、购买了不少书籍，以至于博士毕业后，他用100多个纸箱把书寄回老家，

足足有一吨重。

大一时，他自学了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一书，领悟到格律虽然容易理解，但只有在写诗的过程中加以运用，才能熟练掌握。

申昊开始尝试写诗。第一位伯乐是精仪系王伯雄教授，王教授在诗词创作方面颇有造诣，听说申昊对诗词很感兴趣，便主动询问他在读什么书，给他推荐了包括工具书在内的相关书籍，并给予申昊写诗建议和指导。

2008年清华教职工成立了荷塘诗社，王伯雄教授担任秘书长，读大三的申昊就跟着王老师参与诗社活动。荷塘诗社的师生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交流诗词写作，相互点评或者唱和互动。邮件沟通的方式延续至今。

关于荷塘诗社，有件趣事令申昊印象深刻。当时，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副“诗牌”，每张牌上

有一个字，有平有仄，一边抓牌，一边快速用诗词语言把牌面上的字组成一句有意义的诗，谁最先完成并获得大家一致认可，即可获胜。后来申昊毕业时，他把这副“绝版”诗牌送给了清华清莲诗社的同学们。

2009年，我国著名诗词研究专家王步高教授到清华担任客座教授，讲授文化素质教育精品课程，开设《唐宋词鉴赏》《诗词格律与创作》等课程。《诗词格律与创作》课只有20个名额，申昊幸运地选上了。学生们从平仄、格律学起，开始写对联、写诗、填词。

有了之前两三年的积累，上王老师的课时，申昊已经不是零基础的学生。有一次，申昊的习作让王老师大为诧异，王老师又追问了几个问题，申昊一一作答。后来，王老师常常自谦地说清华的学生“震撼”了他，而申昊就是其中之一。“这门课王老师给了我满分100分，这也是我在清华期间唯一一门获得满分的课程。”申昊说道。

问及写诗训练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申昊回答得很简单。

“我的做法是，起初没有去想要写多么好的句子，而是先按照诗的格式把每个字填好，让它成为一首诗。当然写出来的诗句还非常粗糙，用词不够典雅，但是通



本科毕业搬家时的部分书籍



博士毕业时与王伯雄老师合影



本科毕业照（与班主任赵乾教授和同学）

过这个过程，我慢慢培养起音律的感觉，再通过大量阅读去丰富词汇、积累典故，水平就会逐渐提高。”

申昊在大学期间的诗词习作，大部分没有存稿，留存下来的只有几十首。“大四的时候再看大一大二写的诗，简直没法看。”申昊笑言。

第一首让申昊觉得还算满意的诗，是他为大三时参军的本科室友创作的送别诗。对于长期在校园环境里学习和生活的青年，或许只有在这种特殊时刻，才能迸发出不一样的灵感和感悟。

送友入伍

漫道黄龙久解兵，
几番烽燧起承平。
扬鞭走马成忠武，
击剑吹箫是达生。
今夕朋侪尽樽杓，
他年戎伍作干城。
京华人事休萦念，
一逐长风向柳营。

诗词风格与年龄和阅历关系颇深，回顾自己创作风格的变化，申昊说，“早年的诗词可能会更理想一点，很多时候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的内容更实际一些，是有感而发”。

他也不时感慨，自己的思维更趋理性，不像天生的诗人那样跳跃，充满想象力，有时候看小朋友写的诗，也让他感到意外，为自己所不能道。

在参加诗词大会录制时，申昊跟一些青年团的大学生聊天，建议他们尝试写诗，“会发现不一样的天地”。他坚信，“诗词写作水平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对诗词掌握的程度，因为诗词写作是对所掌握的诗词知识的综合运用。”

诗词大会

当公司团委发出“为深化青年精神素养提升工程 组织青年报名参加《中国诗词大会》海选”

通知时，他心血来潮报了名。

两轮线上面试和一轮线下面试，他都顺利通过，最终接到了参加节目录制的通知。为了参赛，他把近两年的诗词大会节目回看了一遍，熟悉节目形式。

这是申昊第一次参加电视节目录制。巴基斯坦项目现场的中巴同事特地用汉语和乌尔都语、以三句半的形式录制了一段视频，给他加油打气。

“第一场有点紧张，到后面心态就比较放松了。最惊险的是飞花令，主要是考反应能力，其次才是诗词积累。”

申昊回忆，参加节目之前，只有在清华读书期间跟同学玩过几次“花”字飞花令，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并不知道飞花令还有大量衍生形式。在场上，他沉浸于自己的思考，以至于并没有注意别人说了什么诗，有时说的是别人说过的，“如果瞬间反应不过来，回答不上新的，就

会被淘汰”。

出乎意料，申昊在第一场飞花令里就站到了最后。“很多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的诗词，不知怎么就从记忆深处蹦了出来，这说明即使没有练习过飞花令，依靠日常的诗词积累，也能够站在飞花令的舞台上站到最后，而这也给了我信心”。他承认，场上的运气也很重要，比如他遇到的题目基本上都是位置飞花令，面对这种相对新颖的题型，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再如飞花令是团队合作，抽签决定队友，队友的付出也为他站到最后提供了助力。

底气带来放松和自信，表现在场上就是“敢抢答”。“有的题目我也不会，看没人抢的话，我就试着答一答”。最终，他上场三次，三次获得单场最高分。

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期“画中有诗”环节，问清代王士禛的诗“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是题在哪幅画上的。“这首诗叫《题〈秋江独钓图〉》，答案其实就在题目里”，申昊说，“但当时大家都想不起来诗题，我就根据这首诗的内容，自己拟了一个《秋江垂钓图》，可惜只有一字之差。如果多点思考时间，再琢磨一下，应该可以答对。”

那期节目录制后，有人因申昊记错了画作名称而替他感到遗



申昊在《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现场

憾，申昊说自己当时根本不知道画作名称，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掌握古人画作的命名规则，差不多就能答出来。

当主持人现场宣布申昊获得《2024年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时，申昊的心情是平静的，他从节目组领回集中存放的手机，给妻子发了一条夺冠信息。“没觉得特别意外，当时我的发挥和状态都非常好。”

第二天他向公司团委汇报了参赛结果，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2024年5月节目播出时，更多人向他祝贺，多家媒体也对他进行了采访。偶尔在社交场合，有人会介绍他是《2024年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他还拥有了自己的百度词条。

“参加诗词大会是一个偶然事件，是人生中的一段波澜。”

申昊说，“有朋友建议我注册一个短视频账号，扩大影响力，我没有照做，这不是我想要的。”

诗与远方

2015年，即将博士毕业的申昊找工作时，本着“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的初心，加入了国机工程集团总部，这是一家以国际工程为核心业务的公司，“当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刚两年，我觉得这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天地”。

入职后，完成3个月基础知识培训和3个月项目现场实习，申昊被派驻巴基斯坦尼鲁姆-杰卢姆水电项目现场，从事技术管理工作。尼鲁姆-杰卢姆水电项目建成后，能够覆盖巴基斯坦15%人口的用电，被誉为巴基斯坦的“三峡工程”。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



巴基斯坦尼鲁姆 - 杰卢姆水电项目现场（左 1 为申昊）



巴基斯坦尼鲁姆 - 杰卢姆水电项目大坝

入玉门关。”刚落地巴基斯坦，戴叔伦的这两句诗立即蹦入申昊的脑海。

读诗多年，真正遇到心境上和古人对话的机会不多。驻外不久，申昊就体会了一次。当时，他正在抄写柳宗元的诗《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这首诗他早已熟悉，当写完“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时，柳宗元的思乡之情深深地击中了他的内心，一时竟沉浸到浓重的思乡情绪中。

“这种情绪是情感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瞬间爆发。”申昊记得，那一天他的字也比往常写得更好。

情之所至，申昊会写诗抒发情感。驻外第一年的中秋节，他填了一首词《念奴娇》，抒发前景广阔、大有可为的豪情壮志。

念奴娇·丁酉中秋

暮云千里，但长风吹送，片时澄净。出水一轮明似洗，绰约

姮娥清影。烛照西峰，雷奔东海，万象俱乘兴。鱼龙惊觉，可堪江上秋冷。

旧说八月浮槎，天河来去，不失如潮信。今问弄潮三二子，诮到广寒仙境。鹏翼凌风，鲸鳍跋浪，海宇回看迥。人间应是，齐烟如缕绵亘。

2017年11月，敬爱的王步高教授去世，申昊写下《怀王步高师》悼念恩师。在诗词大会第九场“相逢”录制时，嘉宾老师讲到了苏轼的词“十年不见老仙翁”，申昊想起王步高老师，不禁为之动容。

怀王步高师

故园历历旧游踪，
此去蓬莱第几重。
冀北长嘶千里马，
江南残照六朝松。
已非节令酬簪菊，
复检诗文愧采葑。
今夕寒虫鸣不住，
当时秋意一般浓。

获得诗词大会冠军后，申昊的“工作内容”多了一项——在公司特别是青年群体中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新型工业化贡献青春力量》为题，做了几次面向青年的交流。交流最后，他推荐了几种诗词选本鼓励青年多阅读，“诗词是优美有韵律的文字，容易记忆，具备了一定的诗词阅读基础，就容易拓展到其他传统典籍，阅读广度就会渐渐打开”。

万里行归阅历新，依然书剑老风尘。在行走的路上，申昊加深着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那些过去不能理解的诗句也慢慢变得能够理解。

问及诗词爱好和工程管理者职业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申昊认真想了想，答道：“两者相同的地方，就是沉浸式的状态”。

沉浸诗词，沉浸工作，各得其所，殊途同归，这正是申昊想要的生活。



对话申昊

记者 你很喜欢读清代的诗，但大众对清代诗人的了解不如唐宋多，清诗有什么独特的魅力吗？

申昊 我学诗、写诗其实是从清诗入手的。清代诗人，龚自珍大家相对熟悉，他开创了近代的诗风，年轻人读起来会觉得非常振奋。他的《己亥杂诗》315首我读过好几遍，很多都能背诵。吴伟业、王士禛、黄景仁的诗，也都认真读过。

清代距离现在更近，写诗的题材更加广泛，清代晚期像黄遵宪等诗人写过一些非常新颖的题材。比如，《2024年诗词大会》出过一道张祖翼的诗，是写电梯的，跟现代生活更加接近。

清代诗人有大家，放到整个诗歌史上也有地位，但是清代时间晚，唐诗宋词珠玉在前，大家对清代诗词的接触和了解就不如唐宋那么多。

记者 古诗词对你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申昊 古诗词已经融入我的生活，闲暇时读诗，偶尔写诗，跟同样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交往时，有时候相互赠诗，慢慢就变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

记者 现在AI创作非常火热，青年人是否还有必要花时间去掌握古诗词的创作格律呢？

申昊 我体验过AI写诗，AI确实可以从古诗词语料里提取很多元素，创作出质量很高的诗词。但AI生成的诗句有时是刻板的表达，情绪或者情感不会像人那么丰富，不过随着AI技术的发展，这些缺点将来都有可能弥补。

不管怎样，自己写诗跟AI写诗还是很有区别的。自己写诗，主要是为了体验创作的过程，是为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内容或者情感而创作，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跟AI写诗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记者 阅读在你诗词学习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你怎么看待阅读这件事？

申昊 阅读对于诗词学习当然是至关重要的，在阅读的时候还要加强记忆，我觉得泛泛而读、读过就忘，不如认真背诵一首诗。有些诗词我反复吟诵，差不多三五遍就能记住，但这种记忆不是以测试为目的，更加自由随性。随着年龄增长和阅历增加，有些过去背过但不能理解的诗词，慢慢就能够理解。



央视海报

我从阅读中也能够获得很多乐趣。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晚清同光派诗人陈曾寿的一首词，很多年前我前买过他的《苍虬阁诗集》，但并没有看过。我翻出这本书，发现这首词的前面还有个小序，方才明白这是作者记述梦境的词。他梦到自己来到一座寺庙，叫“明月寺”，“明月寺前明月夜，依然月色如银。明明明月似前身。回头成一笑，清冷几千春。”写得非常空灵，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身处其境。这种与古人交流对话的感觉，是阅读诗词的一大乐趣。